

四部總錄天文編

第一冊

丁福保 周云青編

四部總錄天文編

文物出版社

157621

本书系用1956年商务印书馆纸型重印

下
辭
辭
周云青

四
部
總
錄
天
文

文
物
出
版
社

四 部 总 录 天 文 编

(一函二册)

丁福保 周云青 编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五四大街29号

文 物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1984年6月新一版第一次印刷

统一书号：17068·1216 定价：18.00元

編者的話

商務印書館爲了供應研究祖國醫藥學遺產讀者的需要，抽印了「四部總錄醫藥編」作爲一部醫藥學專門書目之後，還擬選印天文一編，供研究天文、氣象、曆法等學者，一些目錄學的參考資料，編者認爲在目前是很有必要的。

直到現在，我國還沒有一部天文學專門的書目，清代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子部天文算法類著錄和存目之書，比較已算最完備的，但其推步之屬自周髀算經以下，僅著錄三十一部，四百二十九卷；自星經以下，僅存目二十三部，一百二十七卷（內六部無卷數），合計不過五十四部而已。「四部總錄天文編」舊稿所收天文、曆法等書，共百部，都具有詳細的提要考證，和板本的記錄，但因過於偏重基本書，遺漏尚多。這次編者又彙輯舊存的補遺稿，和已收入子部術數類占候之屬稿，及叢書總錄天文類稿，以及王有三（重民）先生的「善本書籍經眼錄」天文曆法類稿，又增加了大約一百種天文學書。這當然也不能說已經全面，沒有遺漏，作爲專門書目，也許還是不夠的。

清光緒間，善化劉鐸撰有若水齋古今算學書錄四冊，其天文、曆法等類，搜集頗豐富。尤其散在經部、史部和子部內有關天文曆法等書，臚列極爲詳備。但劉氏書僅有書名、卷數、著者姓名和板本，並無提要，間有考證說明，也甚爲簡略，板本亦有遺漏。過去編者整理四部總錄天文算法類稿時，曾據各家

書目爲之補注，凡原書重見疊出以及濫採的書，一概刪去，錄有副本，內容比較原書精簡，更合實用些。今把這一種舊稿，附印爲本編第二部分天文學書目補注之一，以供讀者參考。

一九五四年來北京，在北京圖書館發見「算學考初編」稿本一種，原書二十卷，分訂八冊，係南通馮清渠（澂）先生所著，楷書謄清頗工整。前有庚午年冬竹莊氏（承陳寅恪先生告知：竹莊爲唐景崇之弟景崱之子運漢，字倬章）手識一段云：

南通馮君澂，字涵初，號清渠，績學多才，長於格致考證，著有強自力齋叢書如千種，精深博雅，無忝名山；以家計非裕，故僅由人代印，續出者則尙無力付梓，存稿而已。先伯視學江蘇時，馮君攜續著稿本四種（據強自力齋叢書總目，未刻書目曰春秋日食集證十卷，「龍大宗師命補刊入南菁書院叢書，後未果。」算學考初編二十卷，算課初續編二卷，史譚一卷。）來謁，述及前任龍公會允刊入南菁叢書，因故未果，擬懇踵成此舉，俾免就湮。先伯披閱嘆賞，慨然允之。乃未幾科舉罷，學政裁，匆促解職返都，致負此諾。原稿亦未檢還，藏余家者已廿七載矣。安得有力爲之刊行，了此一重公案耶。

「算學考」卷十四至卷十五爲天文類，卷十六至卷二十爲曆法類，所著錄書不亞於劉鐸的「古今算學書錄」，而統以作者人名爲單位，把一人所有天文或曆法的著作，萃聚在一起，仿朱氏經義考、謝氏小學考、黎氏許學考、胡氏雅學考例，注明存佚，或未刊、未見，並錄有原書序跋，未錄者注明序跋未錄。和劉氏書以內容分類及專詳板本者不同，而各有其優點和用處，對讀者是同樣大有幫助的。但此

書尙有部分書遺漏，馮先生定名初編者，蓋以此。還有前後重見者，如梅文鼎七十二候太陽緯度、齊彥槐中星儀說、北極經緯度分表、胡亶中星譜、李天經方根表、江永推步法解、李淳風玉曆通政經、陳蓋謨度測、趙友欽革象新書、徐光啓通率表、通率立成表、散表、傅仁均唐書曆志、張鑑曆統歲實消長表等書，皆一書而前後兩見者也。又馮先生引據史志目錄，僅引有鄭樵通志藝文略，注云通志存目，而未能備載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唐書新舊二志，以及宋史藝文志、文獻通考經籍考等，這也似乎是漏略。又書中引有阮元、羅士琳、諸可寶的三種疇人傳評論，亦未全備。而且對著作者的字號、籍貫以及本書的大意等，都未提及，與經義考等書體例又殊。此非馮先生之不能做到這一點，大約尙是未完成之稿。編者這次藉「天文編」出版之便，把馮先生的算學考天文、曆法二類鈔出，就所見補注一下，雖時間短促，未能完備，但對讀者可能還有些用處。今附印爲本書第二部分天文學書目補注之一。如將來馮先生的全書要出版，亦可供校印者做參考。

綜計「古今算學書錄」和「算學考」所收天文學、曆法、氣象等書目，可以補充「天文編」者，已在六百種以上。二書是同樣都收及已散佚的書，未成、未刊的書，照「四部總錄」全書編例是不收的；但是有些書昔佚而今發現，它們未見而今能見到稿本、抄本、或刊本的，亦屬不少。所以除去已刪掉許多不相干的書外，仍舊把它們列入，作爲參考的材料。這個書目，可以供天文曆法學者深入研究、整理史料之用。書目中所列的書，在科學上的地位和貢獻是很有出入的。有些書在科學史上占有光輝的

一頁，但也有一些書，或書中的一部分是講讖緯災異、陰陽五行的，只是一些應該揚棄的糟粕。此外天文和算法，關係密切，以天文為主者收入「天文編」，以算法為主者列入「算法編」。但也有些天文和算法書，易於相混者，編者限於水平，分歸不恰當的地方，在所難免，尚請讀者指正。

本書出版之前，承陳遵媯先生撰序；王重民先生仍把他所著「善本書籍經眼錄」稿印入本編；又周子美（延年）先生也把盛氏愚齋圖書館藏天文算法書目抄示，以及李樂知（儼）先生在此書將付印前，承借清番禺梁兆鏗氏所著天文算法考稿本十六冊，雖不及多所補採，也都是編者非常銘感的，在此一併致謝。

一九五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周雲青

序

中國文化已有四五千年的歷史，是世界上最古文化發源地之一。而天文學在文化發展的過程裏面，總是發達得最早的一門科學，所以中國在天文學上很早就有過輝煌燦爛的成就。比方說，我國保持有世界上最早的日食、月食、日珥、日斑、哈雷彗星、天琴座流星雨等天象紀事。我們祖先在這些紀事裏面雖然攙雜了一些涉及災祥迷信的星占學，但多半都是根據實際觀測而加以記載的。因而外國學者們對於我國古代的天文紀事，也不得不加以稱讚推崇。美國通俗天文雜誌社編輯主任金格利，一九三四年在該雜誌第四十二卷第四期曾經說過：「從中國天文學史實的悠久而明確來看，則所謂西方的文化，真可以說是非常地落後了。」一九五三年蘇聯專家馬扎耶夫曾經說過蘇聯天文學家們對於中國古代的天文紀事都非常重視，並稱蘇聯天文工作者都知道關於羲和的故事。

在曆法方面，世界上也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像我國古代那樣地重視過。我們祖先注重推算和觀測相結合，也就是理論和實踐相聯系。他們預先推算太陽、月亮和五星的運行或日食和月食的發生，然後觀測實際天象是否和推算的結果相符合；這樣可以驗證所用的方法是否準確。這樣測了又測，方法改了又改，就創造出種種不同的曆法。我國從殷朝（公元前一五六二年）——前一〇六六

年？）起，已經是農耕社會，早已以閏月的方法，來定四時成歲，是陰陽曆並用的。西洋在巴比倫或希臘羅馬時代也已夾用陰陽兩曆，和中國原是一樣；不過在同一時代我國曆法要比希臘羅馬曆法來得進步。我國在戰國時代（公元前四〇三——前二二一年）所測定的陽曆年的長短，已經極有把握；西洋到了我們西漢（公元前二〇六——公元八年）末年的時代，曆法還是非常紊亂。法國文學家佛爾泰曾經諷刺那時候羅馬的曆法說：「羅馬人常打勝仗，但不知道勝仗是哪一天打的。」

在儀象方面，根據傳說黃帝曾經作過蓋天，顓頊作過渾天，帝堯創立過渾儀，帝舜觀察過璣衡；這些都說明了我國老早已經有了天文儀器。可惜自從秦始皇焚書以後，古代天文儀器的製法，都沒有傳下來。漢張衡的水運渾天儀，西方學者們尊為近代天象儀的鼻祖。元郭守敬製造過十幾種的天文儀器，明朝來華的德國傳教士湯若望尊稱他為「中國的第谷」。實際這位丹麥天文學家第谷雖然也製造過很多天文儀器，他不獨已經比郭守敬晚了三百年，且喜星占術，認為天象常和人事有關，而郭守敬則焚毀陰陽偽書，破除世俗的迷信，一洗古來占驗的浮說，使天文學納入科學的正軌。就這點來說，第谷是遠不如郭守敬了。

由上面所述，可以知道我們祖先在天文學上確有過輝煌的成就，後來由於長期處於封建統治之下，遂不繼續進步了。尤其在解放前的一百多年裏面，由於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和奴化教育的影響，

有些學者竟抹殺了我們祖先在天文學上的貢獻，而認為中國古代天文學，是從外國傳入的；因而問津者非常的少。解放以後，由於毛主席和中國共產黨英明正確的領導，使祖國的國際地位大大地提高了；因而人們對於我們祖先過去在科學上的成就，也就非常地重視了。

今天，我國廣大人民都迫切地希望知道我國在歷史上的科學成就，特別是高等學校的學生和教師們都需要系統地了解各門科學在我國發展的歷史。我們的國際友人對我國歷史上的文化遺產，也是十分珍視的。他們都迫切希望了解中國人民幾千年來在文化科學方面所作的巨大貢獻。蘇聯科學院已準備着手翻譯有關我國科學發展歷史的著作。因此，爲了吸取並發揚我國古代天文學的精華，爲了加強國際文化交流，我們必須開展中國天文史料的整理和研究。

整理研究中國天文史料的工作，最感困難者就是天文圖書的搜集。古書多已散失，而現存者又散在各地，很難尋得和集中。是以丁福保、周雲青兩先生編輯的四部總錄天文編的出版，可以說是非常需要的，而且也是及時的。

我國圖書的分類以漢劉歆的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數術略、方技略等七略爲最古。到了唐朝才有經、史、子、集四部的分類。清初修四庫全書，雖增訂不少細目，實際仍不外經、史、子、集的分類。子部是把哲學、宗教、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各類書籍合歸一部；因而天文書籍絕大部分都列在這部

裏面。四部總錄是一部包括經、史、子、集四部，專搜羅古代以至近代學者的著作，而以現今還有傳本者爲限，並備載前人序跋、解題的一種書目。它的天文編共分三大部分：（一）四部總錄舊稿的二百多種基本天文書的提要（包括補遺）；（二）天文書目補注二種；（1）南通馮澂原著的算學考初編補注；（2）善化劉鐸原著的古今算學書錄補注；（三）書名、人名的綜合索引，另附四角號碼檢字表。這樣由舊稿所收天文曆法等書的百部，增補到五百種以上；可以說是目前比較令人滿意的一部中國天文學的書目。

本書還有二個特點：第一是提要和考證。古書多已散失，其有存本者，也多不易買到；本書不獨列有書目，且有二百多種基本天文學書的提要，則雖未見原書，也可獲知其主要的內容。還有古書多僞作，內容也多可疑之處；本書有一部分加以考證，對讀者有了一定的貢獻。第二是抱着「寧濫毋缺」的宗旨，儘量提供參考資料，列入一些散佚、未成、未刊的書籍；這對讀者起了一定的作用。第三是把天文和算法分開，使我們專攻天文學者，得了不少的便利。天文和算法是有密切的關係，研究中國天文學的人們，當然還要參看算法編的。本書限於編輯體例，不收現代人的書目，因而辛亥以後的天文學著作，無法列入；這不能不認爲美中不足。深望不久的將來，能以四部總錄天文編後編的形式，刊行於世，則對天文工作者，將有更大的幫助。

北京有元朝司天台的遺址，明朝觀星台的房屋，清朝的天文儀器現已撥由北京天文館負責保管；我們將利用這份寶貴的文化遺產，進行整理研究中國古代天文史料。正逢到搜集天文圖書困難的時候，聽到了周二先生所編的四部總錄天文編付梓，謹以萬分興奮的心情，樂為作序，並以先睹為快。

陳遵媯作於北京天文館

一九五六年驚蟄日。

善本書籍經眼錄

王重民

△注 文中【附考】及附「」稿皆編者所加▽

記敦煌石室所出寫本曆日

敦煌所出曆日、余所見者、僅為伯希和所劫部分、今藏法國巴黎國家圖書館中、其斯坦因氏所劫、及私家所藏者、容或更有足資考證之處、將來獲見、再作補充、茲就所見所聞、列目如次。

大唐同光四年九二六具注曆（伯三二四七）

原題「隨軍參謀翟奉達撰。」是年閏正月、凡三百八十四日、存正月一日至八月四日、按同光四年四月改元天成。

【附考】汪曰楨歷代長術輯要、唐同光三年乙酉注云、此年為前蜀後主王衍咸康元年、胡秀林術閏明年正月、向隱又進術

用宣明法、改為此年閏十二月。又明宗

天成元年丙戌、正戊午、三丁巳、五丙辰、七

乙卯、十甲申朔。（正己未雨水）按通鑑

目錄十一月一日冬至、與今推十日癸亥

冬至不合。宋本作十日冬至不譌。舊明宗

紀癸丑日南至亦不合、通鑑二己丑朔、舊

莊宗紀三丁未、四丁丑朔、並不合。今推二

戊子朔、與冊府元龜合。四丁亥朔、與舊明

宗紀合。又汪氏古今推步諸術考、北夢

瑣言云、胡秀林進術移閏在丙戌年正月、

向隱亦進術、用宣明法、閏乙酉年十二月、

因更改閏十二月。按新唐書曆志、昭宗

時、宣明曆施行已久、數亦漸差、詔岡與司

天少監胡秀林、均州司馬王墀、改治新曆。

然術一出於岡、景福元年曆成、賜名崇元。

蓋其時行用三家曆術、但從敦煌所出同

光四年曆日是年閏正月考之、則用胡秀

林術可無疑。

甲寅年（九五四）曆日（伯二七六五）

不著撰人、凡三百五十五日、存正月一日

至四月七日、按此曆日不著年號、後周顯

德元年為甲寅（九五四）其前一甲寅

為乾寧元年（八九四）後一甲寅為大

中祥符七年（一〇一四）敦煌石窟所

出、無九九八年以後史料、則非後一甲寅、

故暫定為顯德元年曆日。

【附考】汪曰楨歷代長術輯要、周世宗顯

德元年甲寅（遼穆宗應曆四年）周正

丙子、三乙亥、四甲辰、六癸卯、八壬寅、十一辛未、朔。遼仍用調元術同。又汪氏古今推步諸術考、唐邊岡崇元術、上元甲子

至景福元年壬子。自昭宗景福二年癸丑始用此術。迄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凡一十五年。後周亦用此術。自太祖廣順元年辛亥、迄世宗顯德二年乙卯、凡五年。據此則敦煌所出顯德元年甲寅曆日、其術應為邊岡和胡秀林等所造之崇元術也。

顯德六年己未歲九五九具注曆日并序
(伯二六二三)

原題「朝議郎檢校尚書工部員外行沙州經學博士兼殿中侍御史賜緋魚袋翟奉達撰」凡三百五十四日、存正月一日至三日。

顯德三年丙辰歲(九五六)具注曆日并序

原題「登仕郎守州學博士翟奉達纂上

校寫、弟子翟文進書。」凡三百五十四日。此種見羅福藺輯倫敦博物館敦煌書目、原卷尙未見。

【附考】汪曰楨歷代長術輯要、周顯德三年丙辰、周初用欽天術、上元甲子以來七千二百六十九萬八千四百五十三年、正乙未、二甲子、四癸亥、五壬辰、七辛卯、八庚申、十一己丑朔。按此術盈縮遲疾諸率、史文失載。今借宣明術化分擬數。遼仍用調元術同。又周顯德六年己未、周正丁未、二丙子、五乙巳、七甲辰、九癸卯、十一壬寅朔。汪氏古今推步諸術考、後周王朴欽天術、上元甲子至顯德三年丙辰、自世宗顯德三年丙辰始用此術、迄恭帝顯德七年庚申、凡五年。按此二卷均當用欽天術。

雍熙三年丙戌歲(九八六)具注曆日并序(伯三四〇三)

原題「押衙知節度參謀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安彥存纂。」凡三百五十四日、全。

【附考】汪曰楨歷代長術輯要、宋雍熙三年丙戌(遼聖宗統和四年)宋初用乾元術、正庚午、三己巳、五戊辰、八丁酉、九丙寅、十一乙丑朔。又汪氏古今推步諸術考、宋吳昭素乾元術、上元甲子至太平興國六年辛巳(九八一)自太宗太平興國八年癸未(九八三)始用此術、迄真宗咸豐三年庚子(一〇〇〇)凡一十八年。按雍熙三年丙戌為公元九八六年、則此卷曆日用乾元術可信。淳化四年癸巳歲(九九三)具注曆日(伯三五〇七)不題撰人姓氏、具注簡略、當是節本。按以上具年號之五種曆日、為研究敦煌曆書之唯一重要材料。

【附考】汪曰楨歷代長術輯要、宋淳化四

年癸巳、(遼聖宗統和十一年)宋正庚寅、二己未、五戊子、七丁亥、八丙辰、十乙卯、十一甲寅朔、閏十、(十甲申小雪、十一甲寅冬至。)又汪氏古今推步諸術考、宋吳昭素乾元術、自太宗太平興國八年癸未(九八三)始用此術、迄真宗咸平三年庚子(一〇〇〇)凡一十八年。按此卷曆日當亦用乾元術。

天福十年(九四五)具注曆

按後晉高祖天福、後漢高祖天福、建元同。在一年。漢天福十年尚未帝、當為奉晉正朔。又晉天福無十年、實即開運二年。

此種見羅福萇輯倫敦博物院敦煌書目、原卷尙未見。

天福九年(九四四)具注曆日

按即開運元年、說已見前。

此種見李氏鑒藏敦煌寫本目錄、原卷亦

未見。

【附考】汪曰楨歷代長術輯要、開運元年甲辰、復用崇元術、正甲戌、三癸酉、五壬申、六辛丑、九庚午、十二己亥、朔、閏十二、(十二戊辰大寒)又二年乙巳注云、正戊戌、三丁酉、四丙寅、六乙丑、八甲子、十二癸亥朔。(正戊戌雨水)按通鑑目錄十一月一日冬至與今推十日癸卯冬至不合。通鑑二壬辰朔亦不合。又汪氏古今推步諸術考、唐邊岡崇元術、自昭宗景福二年癸丑、始用此術。迄昭宣帝天祐四年丁卯、凡一十五年。後晉亦用此術、自高祖天福元年丙申、迄三年戊戌、凡三年。齊王開運元年甲辰、復用此術、迄三年丙午、凡三年。按此二卷曆日應用崇元術。

戊寅年曆日

按梁貞明四年(九一八)為戊寅、宋太平興國三年(九七八)亦為戊寅。此種

亦見李氏鑒藏敦煌寫本目錄、原卷未見。太平興國七年壬午歲(九八二)具注曆日并序

原題「押衙知節度參謀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翟文進撰。」此種曆日見羅福萇輯倫敦博物院敦煌書目、原卷尙未見。

【附考】汪曰楨歷代長術輯要、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壬午(遼乾亨四年)宋

正甲午、三癸巳、四壬戌、六辛酉、七庚寅、九己丑、十二戊午朔、閏十二、(十二丁亥大寒)初用乾元術。又汪氏古今推步諸術考、宋王處訥應天術、自太祖乾德二年甲子(九六四)始用此術、迄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壬午(九八二)凡一十九年。按此二卷曆日應用應天術。吳昭素之乾元術、自太宗太平興國八年癸未(九八三)始用此術、長術輯要所云用乾元術、疑誤。

巴黎所藏、尚有殘曆日六種、茲亦件係於下：
伯二五〇六存正月一日至二月二十八日。

伯二五九一存四月十二日至六月一日。

伯二七〇五存十月十八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

十九日。

伯三二四八存三月六日至八月十日。

伯三四七六存六月三日至十二月二十九日。

按是年閏六月。

伯四六四五存八月二日至十月三日。

羅振玉亦獲殘曆三種、印入敦煌石室碎金中。其第一種存一月至八月、末有丙戌年題記一行、余以同光四年曆考之、知確為同光四年曆也。

以上余所見有年號曆日五、殘曆日六、羅印曆日三、共十四種。除殘曆第一種、羅印第三種、日曜日均著一蜜字。

敦煌曆日為歸義軍節度使屬吏所造、觀前

節所舉諸曆日下、多著撰進人姓氏可知。其置閏及每月甲子、與五代北宋曆不盡相同。茲就同光顯德雍熙淳化四曆、各作比較表以明之。

一、大唐同光四年曆

月序	正	閏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日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曆代五

月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日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曆煌敦

月序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日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二、顯德六年曆

月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日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曆代五

月序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日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曆煌敦

月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日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三、雍熙三年曆

月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日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曆宋

月序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日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曆煌敦

月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日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四、淳化四年曆

月序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日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曆宋

月序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日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曆煌敦

月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大	小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日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月

觀上四表、可知敦煌曆與五代北宋曆、大

小建十八九不相同、朔日甲子十五六有差異。

敦煌曆與五代北宋曆、大小建朔日甲子不盡相同、上節既已證明之矣。則有據以互推者、必致枘鑿。如敦煌石室碎金所印唐天成元年殘曆、羅振玉所以能考定為是年者、特

以卷末有「丙戌年姑洗之月十四日巳時題畢」一行耳。又因其遷就丙戌年也、故大

小建既不同、朔日甲子或差一日或差二日也。反之天成元年、即同光四年、茲以巴黎所

藏同光四年殘曆考之、巴黎殘卷卷端總計十二月大小建、知敦煌曆原為七月大建、八

月小建、九月十月大建、十一月小建、十二月大建。按之羅卷、無一不相同。按之五代曆、則

無一月相同者。再考以甲子、巴黎卷雙欄抄寫、存七月四日八月四日以前、羅卷亦雙欄

存七月二十三日八月二十三日以後。七月四日為丁巳、二十三日應為丙子、羅卷正作

丙子。八月四日為丁亥、二十三日應為丙午、羅卷正在丙午。則按以甲子、亦未有一日不合者。羅氏推算或差一日、或差二日者、以方柄納圓鑿故也。明於此、則羅氏所推天福四年、淳化元年兩曆、正因其過於密合、余故不敢置信也。

跋鈔本大宋寶祐四年丙辰歲會天萬年具注曆一卷

宋荆執禮等撰。卷內有「蔣氏祕笈」、「子屋」、「載之」、「碧琳琅館珍藏舊槧精鈔書籍印」、「方功惠審定舊槧精鈔書籍印」等印記。蓋原為烏程蔣氏鈔本、後歸巴陵方氏。原委俱詳功惠跋、錄之如後：

此烏程蔣氏儷簾樓舊藏本也。書雖展轉傳鈔、其源仍出於宋本。四庫未經著錄。所有朱錢李沈蔡陳金七跋、暨琴經室外集提要、均經蔣氏照錄。首有蔣氏祕笈子屋載之各印、據烏程汪曰楨所撰縣志、蔣名

維基、字子屋、號載之、與弟維培共聚書數萬卷、悉舊刻精鈔云云。兵燹後、其書散失、余因滬上書賈醉天堂代為搜得、及見蔣

光煦東湖叢記所載錢竹汀瞿木夫兩跋、均與此合、因補錄於後、并錄莫子偲宋元舊本書經眼錄跋語於卷端、俾展卷即知

此書與各家藏本雖異流而同源也。時光緒十有七年歲在辛卯、長至後一日、巴陵

方功惠識於碧琳琅館。時年六十有三。

朱彝尊跋 康熙四十八年（一〇七九）

錢大昕跋 嘉慶八年（一八〇三）

李銳跋 嘉慶十九年（一八一四）

沈欽裴跋 嘉慶二十年（一八一五）
蔡復午跋 嘉慶二十五年（一八二〇）
陳杰跋 道光二十二年（一八四二）
金望欣跋